



我是一位画家，

禾苗的事情也就是自己绘画的事情，

在一毫米、一毫米的绘画艺术求索中，

过程不重要，

悲喜不重要，

只祈愿“人生长寿，天下太平”。

# 一毫米的高度

Height of One Millimeter

陈奕纯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# 一毫米的高度

Height of One Millimeter

陈英纯

著

我是一位画家，

禾苗的事情也就是自己绘画的事情，

在一毫米、一毫米的绘画艺术求索中，

过程不重要，

悲喜不重要，

只祈愿“人生长寿，天下太平”。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毫米的高度 / 陈奕纯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 
2016. 6

ISBN 978-7-5063-8810-8

I. ①—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1548号

## 一毫米的高度

---

作 者: 陈奕纯

封面绘制: 陈奕纯

插 画: 陈奕纯

责任编辑: 徐 乐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182千

印 张: 14.25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810-8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辑 同一个源头

着了火的霞光，着了火的山 / 3

大地的皱纹 / 12

时间的同一个源头 / 20

月下狗声 / 28

多想再去看看你 / 36

五台山的白杨 / 40

我吻天使的羽毛 / 44

看油菜花的人睡着了 / 48

无 声 / 51

布谷飞过北京城 / 54

泼墨绵山 / 59

在那高高的白茶山上 / 63

天使一滴泪 / 66

激情燃烧汀泗桥 / 69

### 第二辑 美丽的乡愁

从“乡愁”说起 / 83

我的乡土中国 / 86  
大地上那个拾麦穗的女人 / 89  
我的美丽乡愁 / 91  
门前那棵桂花树 / 93  
乳 名 / 95  
看着你一天天苍老 / 99  
冬 / 103  
云 / 106  
两 个 人 / 108  
丽江不哭 / 113  
遥远的椿树 / 129  
藏 / 135  
福 香 / 140  
金兰湖情思 / 144  
神奇的吴垭石头村 / 148

### 第三辑 水墨中顿悟

风骨牡丹 / 159  
清气溢乾坤 / 162  
绘三峡寥廓江天 / 165  
盛世春光 / 167

阳光灿烂，春暖花开 / 170

向上的春天 / 173

山之吟 / 176

晨光 / 179

原始之魂 / 182

大地之声 / 186

一毫米的高度 / 189

远远的山，远远的庙 / 191

水墨顿悟 / 193

西晒的那面墙 / 196

大别山之花 / 199

肩上梅 / 202

被遗忘的芍药 / 205

题写汀泗桥 / 208

黑虎楼 / 211

生命，向美的境地漂流（后记） / 214

第二辑

同一个源头



## 着了火的霞光，着了火的山

### 一

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，好一片着了火的山！

霞光的源头是霞光，山的源头是山，一挥手，火，咆哮着，奔涌着，一路飞跑着就上来了。

我看见大火和大火凶巴巴的样子，他们大刀划了地皮，不知低吼着什么，铺天盖地就扑来，一个个光着膀子，龇牙咧嘴地扑上来了。火脚步声，就是大刀划了地皮的声音，一路“嗞嗞嗞嗞”叫着，越来越近，直到逼得你来不及躲闪，直到把你整个给干掉！火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，什么才叫火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。

黄昏大幕，高天高山，我索性闭上两眼，但耳畔一直回荡着“嗞嗞嗞嗞”的声音。这些熟悉的气浪无数次袭来，一种四处咆哮的激情和冲动在血管里飞跑着，从阳元石、双象石、细米寨、松树岭，到锦江竹筏漂流码头、车头村、六指擒魔峰、石坑崆，从巴塞景区的哮天龙、犁头寨、牛鼻峰、观音山，到长老峰、观日亭、阴元石、僧帽峰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一波高过一波，像火牛阵，像飞机引擎的超声波，像火箭升空时的惊天巨响，全都疯掉了……我突然睁开了双眼。

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，好一片着了火的山！霞飞处，天地红，方圆二百

九十二平方公里，鬼斧神工的山、视死如归的山、清奇秀丽的山、含情脉脉的山，石峰、石堡、石墙、石柱，顶平的、笔直的、峰陡的、麓缓的，全都着火了！

这就是丹霞山，诞生于一点三五至一点九五亿年前、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时期的丹霞山！这就是全世界“丹霞地貌”的命名地！更难忘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，以广东丹霞山等六处丹霞地貌景区组合成的“中国丹霞”，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，被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这就是“中国丹霞”的福地！当初，先贤们一个不经意的发现，如今已变成了人类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！

也难怪，唐代诗人宋之问在《早发韶州》（韶州，今广东省韶关市）里感慨：“炎徼行应尽，回瞻乡路遥。珠厓天外郡，铜柱海南标……”

也难怪，南宋理学家朱熹在《晚霞》中惊呼：“日落西南第几峰？断霞千里抹残红。”

也难怪，明人李永茂在开山建寺之际，惊喜地赞道：“色如渥丹，灿若明霞。”

也难怪，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在《下丹霞山泛舟锦江》里赞道：“自夸巨擘非虚妄，万古丹霞冠岭南。”

火，是隐忍不屈的、坚强的，也是义无反顾、一意孤行的。而此刻，火光中的丹霞山令我震撼。这美，叫我说不出来一个字。

就像一个男人的性格。

## 二

他，就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韩愈。

翻开唐代中晚期的历史，我发现韩愈竟然两次被贬岭南，三过韶州，三游韶石山（今丹霞山）。第一次是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（公元七七七年），韩愈十岁，长兄韩会因受宰相元载案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，韩愈就随兄嫂一起赶往韶州，不料，其兄韩会病死在赴任的路上。后来，韩愈入朝为官，由于其刚正不阿、不畏天子的秉性，接连被唐德宗、唐宪宗两位皇帝降罪，先

后两次被贬到广东阳山（今阳山县）和潮州。

按常理，一个人一生当中不可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，何况犯的都是导致“被贬、降职”的大错。但是，韩愈就犯了，而且两次都是差一点被杀头。尤其是元和十四年（公元八一九年）年初的那次，当时，唐宪宗命宦官从凤翔法门寺塔中将一节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，迎入宫廷供奉，要求官、民敬香礼拜。皇帝的话都是金口玉言，哪怕说的是错话、屁话，当臣子的也不能不遵守。但韩愈却不管你是什么皇帝不皇帝，极力反对，直接上《论佛骨表》给唐宪宗说：“……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，御楼以观，舁入大内，又令诸寺递迎供养。臣虽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于佛，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。直以年丰人乐，徇人之心，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、戏玩之具耳。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！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难晓，苟见陛下如此，将谓真心事佛。皆云天子大圣，犹一心敬信；百姓何人，岂合更惜身命？焚顶烧指，百十为群，解衣散钱，自朝至暮。转相仿效，惟恐后时，老幼奔波，弃其业次。若不即加禁遏，更历诸寺，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。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，非细事也！……”这一下，唐宪宗仿佛老虎似的被激怒了，欲判韩愈极刑，后经宰相裴度等人为其说情，才免去韩愈死罪，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。

正月十四，韩愈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长安。当他们行至长安东南的蓝田关时，恰逢秦岭山中突降大雪，雪封山路，人马无法前进，只能滞留在蓝田关。北风呼啸，人生失意，韩愈勒马远眺，在惆怅中写下了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  
夕贬潮阳路八千。  
欲为圣明除弊事，  
肯将衰朽惜残年！  
云横秦岭家何在？  
雪拥蓝关马不前。  
知汝远来应有意，  
好收吾骨瘴江边。

郁闷中，韩愈不知不觉地来到韶州，随行人马得到了片刻的歇息。在游韶石山的两天时间里，他看山不是山，看霞不是霞，自认为“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”，家破人亡，颠沛流离，想写一些诗文，但实在提不起一点激情，只得作罢。可惜，一代散文大家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字。况且此时，年过五十的韩愈，已感觉此生再也回不到长安城了。

更令韩愈悲恸的，是得知时年十二岁的小女儿韩掣病死他乡的噩耗。

这一年，小女儿韩掣正卧病在床，听到父亲第二次被贬的消息后，惊吓交加，病情加重。韩愈离京后没几天，官府便下令紧急驱逐韩愈家人离开长安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妻子只好找人抬着重病的韩掣，沿着韩愈被贬的方向匆匆上了路。半路上，一家人顶风冒雪出了商州城南，走进了秦岭大山之中，刺骨的风雪迎面而来，寒冷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每一个人。走路尚可取暖，但一个病人，而且是一个躺在担架上赶路的病人，她所经受的寒冷和惊吓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她的恐惧和绝望也是被上苍无限放大的了。二月初二，那个下午，百鸟绝迹，天色阴暗，在亲人们一声声急切呼唤中，韩掣高烧昏迷不醒，嘴唇干裂，病死他乡。天快要黑了，雪开始越下越大，一家人哭作一团，妻子为了赶路，只好将韩掣草草埋葬，在她小小的坟前，连一块墓碑也顾不上立，就一路挥泪南下了。

满堂儿女中，韩愈最宠爱的就是这个女儿，因为韩掣不仅天生聪慧，而且小小年纪，非常关心老百姓的冷暖疾苦，有着对天下民生的忧患意识。平日，她时常听大人们讲当年伯父韩会为官断案、父亲韩愈春游韶石山等故事，喜欢侍弄一下庭院里的花草果树，能熟练使用大部分的中原农具，没有一点富家小姐的坏毛病，真是非常难得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生命，上苍也不肯放过她，在韩愈第二次被贬落难、狼狈南下的时候，在他家人离散、肝肠寸断的时候，她竟然先他而去，这噩耗，无疑是雪上加霜！

当韩愈听说妻子当时无暇绕坟三圈时，一下子昏了过去……

## 三

天，总会变晴的。

潮州多水，多溪，鳄鱼吃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终日闹得老百姓人心惶惶。韩愈上任后，勤政为民，治水开荒，解决了恶溪的鳄鱼之患，打击了买卖人口行为，同时还大办教育，使老百姓更加安居乐业。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，从此便将恶溪改名为韩江。不久，韩愈给唐宪宗上了一封奏章，发自肺腑地说道：“……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，即日驰驿就路。经涉岭海，水陆万里。臣所领州，在广府极东，去广府虽云二千里，然往来动皆逾月。过海口，下恶水，涛洄壮猛，难计期程；飓风鳄鱼，患祸不测。州南近界，涨海连天，毒雾瘴氛，日夕发作。臣少多病，年才五十，发白齿落，理不久长。加以犯罪至重，所处又极远，忧惶惭悸，死亡无日。单立一身，朝无亲党，居蛮夷之地，与魑魅同群。苟非陛下哀而念之，谁肯为臣言者？……”

唐宪宗大喜，打算重用韩愈，但又心里没底，便问满朝的文武百官有没有什么意见。宰相皇甫镈出列，道：“韩愈太狂妄放诞，可以考虑将他调到离京近一些的州郡。”皇甫镈一向妒忌韩愈的才能，恐怕韩愈进京被重用，威胁到自己的相位，才抢先献言。见唐宪宗没有立即表态要重用韩愈，其他大臣也随声附和，称宰相大人言之有理。于是，宪宗改授韩愈为袁州（今江西省宜春市）刺史。

韩愈任潮州刺史仅仅八个月的时间。

元和十四年（公元八一九年）十月，从潮州移袁州，虽然是平级别的调动，从南方的广东调往北方的江西，但距离长安、距离皇帝毕竟比原来近了许多，说明皇帝并没有忘了他韩愈这个老臣，说明他仕途升迁还有希望，他是多么想早返长安，为国分忧啊！这个时候的韩愈，仿佛看见了自己即将平步青云的一线希望，恨不得马上飞到皇帝的身边去，重新得以重用。途经韶州时，他受到了韶州刺史张端的热情接待。后在张端的再三邀请下，他游览了韶石山，登上了长老峰，忽见霞光万丈，云海苍茫，山峦起伏，大气磅礴。

礴，韩愈心潮澎湃，抛弃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快，欣然写下了《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》一诗：

曲江山水闻来久，  
恐不知名访倍难。  
愿借图经将入界，  
每逢佳处便开看。

韩愈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，他把一种无意识的快乐写成了诗，让我们一代一代吟唱；但他却把一种与生俱来的大忧患、大痛苦浓缩成了一杯酒，独自一个人苦饮。

每当读起这首诗，我的面前都会走来那个沉雄、疼痛的唐朝男人。

#### 四

大唐王朝风雨飘摇。

元和十五年（公元八二〇年）正月，朝野政变：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、王守澄等人杀害，唐穆宗即位。九月，唐穆宗下诏，调任韩愈为国子祭酒，即日返京。

回长安，必须要经过秦岭，必须要经过层峰驿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枯黄的草浪在一起一伏着。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山风刮在人的脸上一阵比一阵凉，但，还有什么比人的心更凄凉呢？我无法想象韩愈站在女儿的孤坟前举杯凭吊、绕坟三圈时的心情，无法想象那荒草淹没膝盖，磕磕绊绊时的一幕，这是父女两个人八个月之后的第一次重逢，怎奈，已是阴阳两茫茫了！家事国事，家破人亡，睹物思人，长歌当哭，没有人能听得见，这是一个人在一个衰落王朝面前发出的哭声。这哭声，在整个朝野的昏庸腐败和冷嘲热讽下是孤独的，是微不足道的。我总觉得，孤独的韩愈不该生在那个没落的朝代，不该属于那么几个昏庸的皇帝，不该和那么多碌碌无为之辈同朝为官，但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韩愈又该生在哪个王朝呢？

泪眼蒙眬中，我看见韩愈把酒杯一摔，掷地有声，朗朗吟唱起那首叫作《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，乘驿赴任，其后家亦遣逐，小女道死，殡之层峰驿旁山下，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》的诗：

数条藤束木皮棺，  
草殡荒山白骨寒。  
惊恐入心身已病，  
扶舁沿路众知难。  
绕坟不暇号三匝，  
设祭惟闻饭一盘。  
致汝无辜由我罪，  
百年惭痛泪阑干。

一首诗名，韩愈竟然一口气写了四十七个字，这本身就是一篇叙事短文。韩愈想象起小女儿临死前痛苦的一幕，想象她遥望岭南，想喊又喊不出“父亲”两个字时的无助，顿时热泪汹涌——为人臣而不能精忠报国，为人子而不能尽孝双亲，为人夫而不能相伴至爱，为人父而不能保全儿女，痛痛痛，窝在心底。我韩愈，算什么男人？叹韩掣，小小年纪，如今竟成了这荒山野岭中的一缕孤魂，伴山魑，泣西风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，无人祭祀，山川入梦，怎不令人肝肠寸断！

长庆三年（公元八二三年）十月，韩愈将女儿的尸骨移葬故乡河阳（今河南省孟州市），并撰《祭女挈女文》：

……

呜呼！昔汝疾极，值吾南逐。苍黄分散，使女惊忧。我视汝颜，心知死隔。汝视我面，悲不能啼。我既南行，家亦随遣。扶汝上舆，走朝至暮。天雪冰寒，伤汝羸肌。撼顿险阻，不得少息。不能食饮，又使渴饥。死于穷山，实非其命。不免水火，父母之罪。使汝至此，岂不缘我！

草葬路隅，棺非其棺。既瘞随行，谁守谁瞻？魂单骨寒，无所

托依。人谁不死，于汝即冤。我归自南，乃临哭汝。汝目汝面，在吾眼傍；汝心汝意，宛宛可忘！

逢岁之吉，致汝先墓；无惊无恐，安以即路。饮食芳甘，棺舆华好；归于其丘，万古是保。尚飨！

读此祭文，催人泪下。

但，韩愈就是韩愈，眼泪一擦，他的心依然是属于大唐河山的，他的脚步是义无反顾的。因为，国还是那个国，家还是那个家，只有把“国”放在了“家”的前面，才能报国、爱家！

直到长庆四年（公元八二四年）辞世，他依然把一颗忠诚的心献给了整个大唐王朝，而自己却家徒四壁。可以说，韩愈是一个大写的人，一个大有大无的人！

是的，是火一般的万丈霞光点燃了他。

## 五

我崇尚“火”，崇尚有着火一样激情的人。

从韶关市区到丹霞山只有五十公里，行车大约四十分钟，我们去的时候是八月十八日的下午，恰逢丹霞山“申遗”成功后的第十七天。天空飘着细雨，在丹霞群山之间若断若续，绵绵千里，我们打着雨伞，从阳元石、翔龙湖、玉女台、阴元石一路走去，斑斓的晚霞仿佛从山峰之间的缝隙处漏出来，映红了我们一张张汗水肆意的脸。登山途中，我总是冲在最前面，索性合上雨伞。友人在我身后气喘吁吁起来，大叫着“累”，想停下来歇一会儿。我理也不理，径直朝长老峰登去。我一边登山，一边思忖着如何绘画我心中的丹霞山，一座雄性昂然的丹霞山。这丹霞山，我究竟该选择哪种画风来表达？是选择南方楚楚张家界灵秀之美，还是选择北方莽莽太行山的雄劲之风？

登上长老峰之巅，小雨忽然停了，西北方向重峦叠嶂，天边升腾起一片片晚霞。放眼大西北，我看见了霞光中的僧帽峰，看见了丹霞山这座二〇一

〇年“申遗”的标志性山峰，看见了丹霞山的千里山川全都被火点燃，看见了万丈霞光中那个隐忍不屈的人。夕阳出来了，红崖上片片黛青，层层暗褐，一幅幅多彩的画面令我双眼含泪，想哭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，于是越发难受了。夕阳落下去了，霞光不散，只是我不知道它将要飘落到哪座山峰的后面？想起一座山，想起一个唐朝男人三下韶州的故事，想哭。是的，我们的泪水宛如这锦江水，缠缠绵绵，自东北，向西南，出赤壁，入湓江。

火是雄起的，阳元石是雄起的，丹霞山更是雄起的。我站在霞光深处，想那丹霞山上雄起的阳元石，为什么三十万年来一直这么怒气冲天？也许，是韩愈赋予丹霞山的男人性格；也许，丹霞山亿万年前的诞生，只为他一个人。

我们循他而来，我们不论男女全都变成了那个唐朝男人，我们就像他一千一百多年前游历丹霞山时那样，看见了丹霞蔽日，大火连天。

我们站在一片火光之中，我也疯掉了。我展臂高呼——

“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，好一片着了火的山！”